柯子答問

存柯夫子答問　門

門人黃若獻撰

師弟子答問昉自孔門而孟氏列之五教世儒祖述莫盛於濂洛關閩率有問答語錄而延平答問則專授考亭者獻嘗讀其書未嘗不慨然歎曰嗟乎是誠吾道管鑰也今之人往往求高闊而已此其故維何談玄遠者指以卑卑非膩淺者斥爲鄙鄙而恍惚欲窺吾道之門墻者又穢一超直入之說曰吾有欛柄在於戲聖賢旣

淺纖帆法興枯頃茂有閒乃吾師俞蔭甫先生以豪傑之才志聖賢之學嘗精粉俗第授南菁古館肆即蹴病歸彌勵素業於勢利泊如而貧賤患難不隕穫也杜門四紀所著有宋史新編史記考異等書爲海內傳誦將復舉郡中諸生三百輩而授之業諸生才雖人人殊要皆恭古之道而先生亦嘗以指麾琴述不特講義之詩詩而已或質所疑則隨叩而應多出昔人所未發君子謂先生上接四儒之緒獨延不乎哉

獻未及門時雅切嚮往心既得侍先生東山之麓莅顏鶴髮正襟端坐藹藹如也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別理道商略古今人物洞若觀火他日侍坐盡舉前問所未解者以問先生先生條分縷析則積疑頓開先生有大造於諸生獻其尤也同門彙編答問九十餘條欲刻與諸義並傳獻也不能無言獻惟聖賢之用心道而已不得已而言以明道也凡先生所著莫非爲道計而是編則博而歸之約闡明義理尤備云以解

心則性命之蘊彰矣以解學則邪正之路明矣以解經傳則聖賢之秘顯矣以解史則往代之人材治體亦可燦見矣析衷諸子羽翼六經竟般之彼玄談曠論與夫一切欄柄之流蓋真日講也嘆夫道若日星千載其見之披抉奧微有乾其機則因明求之我等有無責耶謹序

隆慶四年庚午春二月初吉

柯子答問目錄

柯維騏

卷五

經解

卷六 [illegible]

史解

柯子答問卷之二

門人吳大揚類編

門人方文沂繙編

不肖孫茂竹校正

心解

吳大揚問古人以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二者果所以求道乎抑尚有其要乎今之年少者鮮於詞章年長者紛於家務均之爲心累者如之何而可得乎道耶

曰學者求道固在於內而誠敬外而踐履然其要則在立志志立則誠敬常存踐履愈篤矣聖門之訓不廢游藝既能誠敬踐履以餘力玩弄詞章非游藝而何人之一心酬應萬事家中庶務處之不欺其心即爲誠敬不乖於義即爲踐履詞章家務二者所謂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也

方文沂問其實之心謂誠嚴肅之心謂敬易乾言誠坤言敬不相兼也伊川在舟中曰心存誠敬者何

曰誠與敬義雖各異所資以約情定性則同故經傳言誠不言敬言敬不言誠如乾之閑邪即坤之直內何分別之有大抵誠敬不相離程子嘗云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故兼言之也

劉猷策問周子以寂然不動言誠朱子以眞實無妄言誠何以不同

曰周子之學得於易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故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究此說則寂然不動承無思無為而言所謂無欲者此也所謂無妄者此也周子嘗解易無妄曰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程子亦解易無妄曰無妄者至誠也朱子謂其實無妄蓋本於此

陳槻海問恭敬二字孔子分而言孟子則合而言如何

曰恭在容敬在心故孔子於居處於執事分而

言之心敬斯容無不恭苟敬不存則偽焉而已

故孟子於交際幣帛合而言之

鄭光并問春秋人物如吳季子掛劒事皆謂克此一念即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歟曰然蓋能存其良心故能輕視外物掛劒特其小耳至於千乘之國棄如敝屣世之人嗜貨與貪位慕祿者皆喪其良心也

黃陽問明道定性在於大公順應而戒其私智他日又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

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反身而誠乃爲大樂陽意仁性中物誠敬存而不懈自無私智鑿至於樂而性定矣二說似相發明

曰程子定性存仁二說固相發明亦可見求道次第說求定性茫然無依據惟識仁而存之則與定性同歸程子又嘗曰仁者心之生道敬者心之所以生也此凡以發明識仁而存之說

林淵問孟子嘗論人之良心發見於平旦乃又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蹠之徒也則良心

安在哉夫農工商賈皆孳孳爲利豈亦蹠之徒歟不然必別有所指矣

曰良心見於平旦者常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喪良心者失其常也彼農工商賈各執其業以營其生豈不孳孳爲利然農之所得者己之力工之所得者己之技商賈之所得者己之贏無害於義則無害於良心矣故子貢貨殖樊遲問稼圃仲尼特以非士之所當爲而未嘗以其事之不可爲也若夫貪冒之夫圖利喜賄曾不顧

義理自閭井細民以至士大夫上下交征惟日不足夜氣所存之良心牿喪無餘孟氏謂蹠之徒豈皆人耶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良心也所以異於盜蹠者亦此良心也細民無論矣士大夫乃甘爲禽獸盜蹠而不恥可怪哉

林兆鯤問程子曰善惡皆天理王陽明先生亦曰善惡只是一物夫善惡兩端如冰炭然即如二公之說則荀卿所謂性惡揚雄所謂善惡混亦未可非也

曰程子言天下善惡皆天理又言天理中物須有善惡蓋指氣質之性也程子他日論性發明尤悉曰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如就下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清濁雖不同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澄治而使之清却是元初水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即此說也王

陽明言善惡只是一物不爲無據彼謂性惡與善惡混者可見其非矣

黄鯉問自古聖賢皆以主靜爲要鯉也從事而未能一日讀易至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始悟思慮之相牽無間猶朋類之相從不已此心所由以不靜也意宜除去思慮不知其法何如

曰思慮與主靜自不相妨苟思慮得其正則無私欲之擾雖動亦靜也夫思慮皆由於心心之

神明豈與枯木死灰比而儒者為學亦豈如佛氏忘非心無所用哉盡萬物之理吾不可以不窮古人之訓吾不可以不繹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常有變吾不可以不酌其宜故書曰思曰睿又曰弗慮胡獲苟思非所當思慮非所當慮是存養之功未至能主敬焉有此病乎若仲尼繫易及朋從爾思而曰天下何思何慮乃至聖地位非可易窺程子所以戒謝顯道也

黃君獻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宋儒張南軒乃謂學所以收放心而
存良心其旨同與
曰心即性也學以明其理而實踐之則放心斂
而恆性存矣孟子之意重在求放心張南軒之
意則重在學互相發也然有要焉程子曰敬者
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俞維守問胡汯峰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同
體異用朱子以同體異用爲非他日朱子釋
程子善惡皆天理謂放火殺人至惡若把火

炊飯或殺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又云道理有
面有背順之則是逆之則非有此理則有此
惡故皆謂天理此說與胡氏奚殊也竊疑之
曰胡五峰謂天理者對人欲而言然天理翻而
爲人欲其本固同譬如貨財本資以濟衆乃因
以剝民又如女婦本資以興家乃因以亡國不
可以槪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乎程子謂天理
者指物理而言蓋善固天理而惡不可謂非天
理譬如飛鳶既翔于太清乃競于臭腐又如遊

魚係潛于深淵乃貪于芳餌斯不可以覩善惡皆天理乎吾謂胡子之論與程子將無同何朱子以爲非耶他日朱子釋程子善惡皆天理借放火殺人而指順逆爲喻雖與程子稍別實與胡子相符豈朱子前此未定之見與抑語錄出於門人所記有誤與要之論議異同亦不必辨學者察於善惡之幾求以存其心養其性斯諸儒教人之意也詳見答林兆箕語中

柯子答問卷之一

柯子答問卷之二

學解

吳紹癸問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後世言理學者必稱焉或謂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竊疑圖之所載豈無進爲之方而西銘於造化之原容有所未及乎後之說者又有謂各就所重言之不知果然否

曰太極圖言萬殊本於一理西銘言分殊由於理一其明造化者同太極圖言君子所以全乎

天西銘言君子所以事乎天其其示進爲者又同不可以太極圖明造化爲重西銘示進爲爲重也然訓之進爲則可謂之進爲之方則不可太極圖進爲之方則細書之無欲是已西銘進爲之方則東銘之愼言動是也

鄭光昇問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昇也嘗玩姤復之圖考四仲之命則曆理可求顧布筭推步之學究有未喻

曰曆自黃帝以來常有專職至後世術人人殊

揚子雲作太玄推其數以合於曆邵子稱其乘知曆理然程子諸儒或詆其無益或詆其勞而且拙則太玄不必作可也邵子曆法程子亦嘗稱之至他日談論數學雖悟一倍法非竟不復省記則曆數不必精亦可也儒者當用力於道德性命外此皆非孔孟之訓矣

文問鳳凰以聲召和龍馬以象洩秘神龜以數顯治乃人爲萬物之靈士爲凡民之秀而樂律象數之學鮮有知者不亦有媿於物耶

曰鳳凰龍馬神龜或聲合樂律或文協象數物之瑞者也今太常司天所掌樂律象數率皆精習世豈不與瑞物比而士弗之習亦豈以不如物為媿蓋生人之道至大區區技藝特問學之餘耳若蜂蟻之君臣鴻鴈之兄弟雎鳩之配耦鶴鳴而子和鶯鳴而友應士有一不如物乃可媿矣

周天祚問遯者鄭判劉公其奉麥甃粮風壁沸面因嘆曰吾面被塵一水可滌假令胸中

如是殆非水之所能滌也彼在仕途而自警者是殆亦可以警學者乎欲滌胸中之塵如何而可

曰物欲者穢心之塵也克復者滌心之水也湯之盤銘即滌心之義豈有仕者學者之間哉但仕者有勢力可挾倚遂故易耽於貨財學者無拘束易縱耳目故多耽於聲色為欲不同其為心之穢均也苟自覺其穢則克復之功可施若不覺其穢而日恣以自娛末如之何矣

王應期問宋儒程子朱子爲道統者歸之矣

昔　國明理學名臣錄所載十五人其間學力之純充養之粹果有可以方之程朱否

曰自古傳道之統者匪獨道備於身而已蓋有垂訓萬世之功焉孟軻之後千餘年有周程張朱者出濂溪太極圖通書明道定性書與端辨伊川易春秋二傳橫渠東西銘正蒙考亭綱目及四書粹經集註其羽翼經傳者實詳且盡故語道統繼孟軻者必曰四儒非但程朱也哉

明楊月湖輯理學名臣十五人繼作者又不乏
人其正論粹養謂之得宋儒之理學則可謂之
得宋儒之道統則不可何則諸君立言以羽翼
經傳者寡也

在吉問士之所學出則立功處則立言及
鄉之利病動有司而濟斯人雖謂之立功可
也若今日所急莫大於兵食而徹桑有備以
貽鄉人億萬年之福可兆講乎

曰先儒謂士不必有位行道爲功業但有以及

物即爲功業賢所望於立言以福鄉人其意同
也然須當事者有愛民之實又有盡受之心乃
可否則言者不以爲越必以爲誅矣就使不然
亦徒一時之言耳若　廟堂能擇人而久任之
庶幾見食兵之效而萬年之計也

林炫章問孔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又曰四十五十無聞斯不足畏然衛武公年
過九十作抑詩以自警而國人稱曰睿聖時
果足限乎

日中人之學必待積累衍非及時勉勵鮮能有成若衛武公九十造聖不可以常理論學者慎毋以藉口也然武公亦豈可法耶史記載武公弑兄篡國則有匪之頌與睿聖之謚乃出國人之諛豈可爲據仲尼刪詩存抑與淇澳及賓之初筵者取其詞焉耳矣

宋萬諫問　今制以文取士士無論得失奔志只如文字不着意則不工有意求工又似務巧言以悅人如先儒所謂俳優者不知如

何得於此心無累

曰士運　時制工舉業之文非悅人以求售也蓋物有當止之處舉業之制器然器以精爲止非精則非器文以工爲止非工則非文有道之士窮理格致無一事之敢苟文詞之工乃其能事心焉累焉夫人幼而洒掃應對長而負薪操耒凡分所當爲者皆道則爲文乎程子謂作文害道此之併倣始爲不知道者發耶

馬龍圖問自古論學往往以動靜並言而程

子則曰纔說靜便入於禪氏之說何也

曰靜者體動者用體立而後用行求道者於動靜可偏廢乎程子戒學者說靜蓋靜知存養乃可否則類禪而空寂矣程子他日又嘆靜坐爲善學蓋就知存養者而言否則坐禪而入定矣合而論之求道者不可不靜而不可以徒靜存養之功則主敬而已

方夢奎問吾儒非從事修煉者鮮談佛老宋之張子程子皆有志孔氏之學何乃沉溺佛

老聚牟始悟其非邪或謂二氏之教與吾儒有近似者不知其近似與其非似者何如

曰佛老誠與吾儒有近似者佛氏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與吾儒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不近似乎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與吾儒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近似乎其言雖間相似其術則迥不同吾儒曰盡心知性佛氏曰明心見性吾儒曰存心養性

老氏曰修心煉性大則明心見性則以覺爲眞機其弊必至於絕欲棄知亂吾儒惟精之旨豈同乎修心煉性則以退爲長策其弊必至於含生罔利視吾儒惟一之旨又豈同乎大抵老氏之虛無佛氏之寂滅均之絕倫而遺世吾儒靜而明通動而公溥歸於盡倫而經世其爲不同尤章章者宜張程二儒先迷而後悟也

黄幼柏問朱子言天理苟明不須講學夫陸子之學所以近於禪者正在於此竊疑朱子

此言非其本意

曰士之講學正所以明天理也既明天理而輟
講學則天理有時而晦矣孔子至聖尚憂學之
不講矧中人以下者乎朱子嘗對門人言世人
陽慕講學而設心圖利故矯之曰天理苟明不
須講學蓋有爲之言也

林廷獻問程子謂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須學顏子之學則入聖爲近他日朱子答
張敬夫論存養書引程子此言爲證然則合

孟子而學顏子果爲不易之論與

曰顏子孟子並命世大賢也孟子言爲學曰求放心言養氣曰集義言事天曰存心養性其與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得善而服膺三月不違仁未嘗不同學孟子亦豈無依據惟是顏子久伏陋巷而涵養之功純孟子周流列國而用世之念切此則不能同耳程子慮學者之不務內故以顏子爲訓又嘗曰有顏子之道德必有孟子之事功即此意也朱子答張南軒論存養亦援

於子之說其說實出於周子所謂學顏子之所學誠不易矣抑孟子之道傳於子思子思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孔子唐韓子欲人沿流溯源故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與宋儒之言異云

柯子答問卷之三

經解上

林莳祺問文王繫乾卦之辭曰元亨利貞朱子本義謂大通而宜於正蓋宜於正則大通也程子之傳則四德並重與仲尼文言意同文言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朱子豈不知文言乎殆必有說

曰仲尼文言即文王繫卦之旨欲世之君子體乾而行四德耳朱子示占者而重於貞以屯隨

隨臨無妄革卦之辭皆曰元亨利貞而坤卦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欲其一例也然易者變易也乾坤四德並重他卦獨重於貞亦何不可

林鑑問易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儒貴門如謂此何易總斷處若然則六十四卦皆教人以處憂患也乃孔子但舉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何耶

曰文王演易於羑里中故仲尼云作易者有憂患他章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言憂患之辭如此

文王所以憂患者不過自履至巽九卦而已

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

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而作豐邑閎夭

爲此謀殆亦巽以行權者耶黃四如謂憂患一

句爲易總腦乃推廣仲尼之意

黃若獻問乾坤易之蘊也乾象爲馬取其健

坤象為牛取其順然也無乾亦有馬象離無坤亦有牛象何與聖人助陽抑陰故於復慘慘焉惟欲陽之長也至乾之首乃曰潛龍勿用於姤惴惴焉惟恐陰之盛也至坤宜益嚴其戒而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乃並辭稱之安在其助陽抑陰也

曰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仲尼作彖傳及繫辭說卦諸傳三聖雖發明伏羲之蘊顧取象不能皆同說卦之傳曰乾為馬坤為牛乾爻之象

則曰龍不曰馬坤卦之象則曰馬不曰牛且馬
牛二象不但見於屯離而渙遯萃睽明夷大畜
諸卦皆有之不必係於乾坤也說卦之傳又曰
震爲龍乾之爻取馬坎爲豕姤與大畜之爻取
焉離爲雉鼎與旅之爻取焉巽爲雞中孚之爻
取焉兌爲羊大壯之爻取焉因爻取物不但馬
牛二象爲然也夫仲尼後聖寧不嫌與前聖異
耶蓋說卦與繫卦繫爻其體各別況易者變易
之義胡可一例拘也至若乾之初六曰潛龍勿

用疑非助陽之詞然一陽初長。當相時而後動。示以勿用。爲陽謀也。謂非助陽可乎。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疑非抑陰之辭然六陰極盛。必過予而後阨。示以龍戰。不爲陰謀也。謂非抑陰可乎。

劉貢問易卦坎象者十有四其屯師蒙訟節井渙困蹇未濟皆與象合若解既濟則脫于險阻矣需而宴樂比而親附則非艱虞孤危矣乃亦有坎象何歟

曰解有未諭。則當平歸既濟不逾其變則勢必窮。窮必亂。雖宴樂矣。禍伏于談笑。雖親附矣。干戈起於蕭牆。四者皆未可以安然處也。故聖人並取象于坎。以示思患預防之意。

鄭邦治問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程子朱子之說並以中行承上四者而言象辭乃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何居

曰賢才用則世道泰故泰之初六與九二皆以

用人爲言九二包荒其凡也剛之過中者不廢遐而無能者不遺孤而無朋者不危皆包荒之事故曰包荒得尚于中行

曾曰唯問易繫辭之十二章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第五章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形而下者乃謂之道者何五章又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皆陰陽所爲也亦可謂之道否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兼道器而言蓋陰陽

器也所以爲陰陽者道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雖陰陽所爲亦道也道即太極其在人則爲性
能盡其性則太極在我矣孟氏性善之說寔出
於此

林兆珂問易之爲道更四聖而始成而曰周
人之易者何也且其言皆天地陰陽之理微
乎微乎而傳者多以占爲言則易爲卜
筮設耶

曰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二曰周易蓋夏之易曰連山殷之易曰歸藏周之易乃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故名周易苑時尚未有仲尼十翼也朱儒胄氏謂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則三易皆爲卜筮而設朱子本義以卜占不爲無據然古者聖人教人卜筮以開物成務其道至大彼太卜所掌之法特得其粗耳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其一也夫人心有疑則卜筮無疑則否仲尼又曰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斯學易之法何止十餘耶

方文所問郤子詩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何謂天根月窟而兆以盡人物又曰三十六宮皆是春夫易無三十六宮之文不知何所指否就八卦而言則卦有陰陽何謂皆春

曰據郤子所傳六十四卦方位環布之圖考之純陽者乾卦在午方而姤卦接於乾純陰者坤

卦在子方而復卦接於坤陽極於午而生於子是陽根於復故曰天根陰極於子而生於午是陰窟於姤故曰月窟陰陽相生而不已天地萬物盡在範圍乎子分人與物盡五爻也三十六宮盡八卦之畫如其數爻乾一數至坤八亦如其數爻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四方相對皆九畫合四九亦如其數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生意無窮故曰皆春

以上解易

吳大揚問虞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夔曰虞賢在位齊行德讓夫放齊以嚚訟爲啓明不幾於誣堯乎朱嚚訟於堯之訓德讓於舜之歷舜之德化乃盛於堯耶然朱從覲之命以天下與人初無逆詞且遜順北面於受天下之人殆非爭辯不道忠信者倫不可謂不啓明也而天下後世之論如

孟子曰丹朱之不肖何與

日存敬畏於燕閒幽獨之地非賢者不能獎矜

皆於韶樂大然之而難當人可想其韻再求韶
於器交了之間豁於韶朗幽獨終奚彼謂容明
非謂韶德淺非深乃特竹韶樂大然聽勉者與
之耳陳求果化舜之德並心易行斯微一收則
尚何指其做在樓遊等中為舜求耶其矣夫子
於聽者將或然望乎韶無人臣體是調悖逆無
道者但未宜向已乎

　下應期周武下行族太公佑公曰伐其爲上
援下周公曰未可以成我先王意慕御上公

天下也大臣之愛存與術之愛異其心一也

當時二公從其謀二公固得自以爲功矣使謀

之不從不知二公將與二公同死乎抑將以

請命之事告於二公乎

日不治之朝僚臣協和其當求勝已況而黜人

以必從也當是二公召公欲投下也二公不以周

公之謀爲非欲二公不聽其謀周公亦必不問

則以爲是或遂告以請命之事未可知也周公

之欲自爲功也蓋以己與三王祖孫一氣而彩

爲孔所述。質出至情。庶幾易於感格而黎武王之庶邦。且曰不可以成我先王。蓋排詞以對所謂古不必信者也

方洋問箕子洪範五事思者其一仲尼贊易乃曰無思者何

曰洪範之思賢者而造於聖也故曰思作睿睿作聖易之無思聖之入於神也故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必由思乃能無思學之序也

周天祚問蔡子註書僉謄周公居東爲避居乃朱子註東山詩爲東征或言朱子晩年自覺其誤但未及改正不知然否

曰註釋之家各隨所據蔡子則據鄭氏朱子則據孔氏若謂朱子晩年定論未及改正則諸儒皆推尊朱子詩傳最精豈有未及改正之理且蔡子於註與朱子異者頗多予不狎于不順蔡云不順理之人朱子註孟子云不順理之君間月定四時成歲蔡云天遶地左旋一日一周日

隨天亦繞地一周朱子註詩十月之交云天左旋於地日月右行於天雖若異同要皆有據豈朱子亦未及改正耶竊疑蔡子之註或係門人之手故若此抵牾耳

茂竹問書錄秦誓於篇終邵子謂孔子知周必爲秦其說然否但錄爲秦誓者又不知何旨

曰秦誓之詞有合於帝王之道故仲尼錄於書之末周之爲秦兆已先見若謂仲尼預知殆未

必然但季札於歌秦知其能夏始大與邵子之說亦非誣也其錄魯之頌與詩錄魯頌意同蓋伯禽爲周公賢胤僖公爲周公賢裔並能舉膺懲之法周公其不没矣仲尼思慕周公故於刪述所致意焉 以上解書

丘昌鶩問商周有天下俱改正朔不相沿襲商以建丑爲正月伊訓乃曰元祀十有二月周以建子爲正月而建亥則十二月也詩十月之交朱子以爲夏建亥之月皆不妨於正

猶邠古公商之諸侯周公述其處豳之俗曰七月流火亦建夏時而於建子之月乃曰一之日觱發建以子月為起數固不待武王開國已建子則又何耶

曰夏數得天商周兼用不廢商正雖建丑周正雖建子而詩書所載皆仍夏時誠相妨也古公居豳以建寅為正月亦建夏時而於建子之月曰一之日則子月起數不獨周為然也呂東萊曰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蓋舉而迭用之然周

開國正朔與夏時並行亦可見武王周公之達孝不違先公之故俗也

朱校問詩兎罝之武夫漢廣行露野有死麕之貞女說者推本文王之化然武夫之賢未聞登之於朝貞女所防淫僻之徒而化亦及焉其故何也

曰文王有麟趾之德斯有兎罝之武夫有關雎之德斯有漢廣行露野有死麕之貞女然文王不免遺兎罝之賢登朝皆俊髦而位有限抑縚

其光耀而世罔知乎至於貞女所防者皆文王之民乃猶有淫僻之行理固不可得而齊也夫天之道有陰陽人之類有善惡至治之世善人分數多惡人分數少設其人皆善無惡則上師之官不必設矣豈歸其術病耶

昔者嘗聞司馬遷言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僅取三百之行人於戎者而淫亂若鄭衛猶存何也或謂存以示戒則一二篇足也焉用若彼之多也若巧笑唐棣等作或可以悟

禮或可以喻仁而不愈於所染素中之言乎

聖人去此存彼又何也

曰詩素以爲絢可以喻禮後繪事之華可以喻仁此儒者講學之資也存今仲尼所定者取其關於國家治亂也以垂鑒戒焉列國惟鄭衛多淫詩仲尼因而存錄焉見其俗之不變俗之不變由政之不臧故衛爲狄滅東徙鄭終春秋世困弱曾不得與齊魯秦晉比治亂之效不亦明甚乎其云三百篇合於義者司馬遷之誤也

鄭御問詩稱太王始翦商朱子註泰伯云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夫太王賢諸侯也考其時乃在武丁朝諸侯之後有是心焉尚可以稱賢乎無是心也則泰伯非以天下讓不足為至德矣

曰武王既克商後之人追論開創之功歸之太王蓋太王能擇賢傳國以啓王業也翦商之頌正指傳國而言猶書云肇基王迹耳太王之心豈敢逆料百年之後商王積惡而子孫興王位

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道之濟於天下者亦弘矣泰伯之心即太王之心程明道謂泰伯爲天下而三讓言其公也伊川謂立文王則道濟天下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此說誠爲至當其讓諸侯之國何皆爲至德耶朱子註文王至德并及泰伯欲其一例故不用程子之說

黃並堂問季札有言小雅其周之衰乎王道非之曰小雅惡乎衰其周之盛乎二說孰是曰小雅有盛有衰蘇子瞻嘗斷季札知其衰未

知其盛王道知其盛未知其衰其說得矣

朱元晦謂鄭衛皆非正音乃孔子獨曰放鄭聲孟子獨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何邪朱子謂鄭之淫詩多於衛且衛詩男悅女鄭詩女惑男衛猶有刺譏懲創之意鄭無復廉媿悔悟之萌以此別優劣其說未盡否

曰孔孟皆惡鄭聲而不及衛朱子之說固然詳而究之鄭之淫詩豈但如朱子所云而已叔于田舊說以爲淫詩蓋叔者指所悅而言與何也

意同雞鳴雞亦以爲淫詩若謂得鳧鴈而式燕之不以奉舅姑不以供賓客乃夫婦自爲樂此何俗哉解佩以贈所愛與贈芍藥意同然則鄭詩共二十一章其不淫者惟緇衣太叔于田清人羔裘出其東門五章已耳且衛詩自其後至襄公之亡凡六婦人皆止於禮義其後於鄭豈不霄壤乎

鄭光升問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朱傳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蓋以王室下同列

國故孔子删詩後仍其詩而名之曰王風粉非以其體制之異也林次崖以爲風自有風之體雅自有雅之體徧觀黍離等篇體制曷嘗有異俗講文義多以爲燕享不行而小雅亡朝會不行而大雅亡則是黍離之外又別有不戕之詩疑於本旨有戾

曰風雅頌之體不同朱子蓋兼二說一說里巷之詞曰風朝廷之詞曰雅郊廟之詞曰頌一說風有風之體雅有雅之體如次崖所云也然當

以里巷朝廷郊廟之說爲正朱子又註小雅六
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也以燕
享朝會不行解雅亡之義良是風雅頌之正者
周公所定黍離不列于雅而名曰王風非孔子
所定蓋季札觀樂爲之歌王乃孔子自衛反魯
以前非或當時之賢者所定而孔子因之耳
茂竹問合黍晉二詩觀之晉爲堯舊都其世
已遠而蟋蟀之節儉猶存黍爲文王舊都其
世尚邇而二南忠厚遽變爲無衣之强悍是

之化果尚文王之化歟曰荒之衛儉至啓猶存固也若以秦習強悍疑文王忠厚之衰雖先儒有是說吾不以爲然夫無衣戰鬬文王武功之餘烈也非周室水木之念同仇敵愾之情比之死宜靡心之夫無異獨以強悍目之可乎觀渭陽別舅念母之不見蒹葭懷賢道阻而欲從言秦風也不彷彿二南之忠厚耶夫秦特其近者將化行江漢歷數百年未嘗泯滅何者江漢之地其後爲楚楚之衰

也有遭讒被放而投身汨羅比干齊忠焉其亡

也有思楚避桀而移家桃源汴陽比節焉以夷

狄之國猶有若人非漸染文王之遺化哉二聖

人之化勿以優劣論也 以上解詩

柯子答問卷之三